

三月風丛书 ● 华夏出版社



〔苏〕季托夫 著

李通生 张福生 译

死神奈我何……

死神奈我何……

〔苏〕弗·季托夫 著

李通生 译
张福生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ВЛАДИСЛАВ ТИТОВ
ВСЕМ СМЕРТЯМ НАЗЛО...

СССР, ЛЕНИЗДАТ. 1980Г.

死神奈我何……

〔苏〕弗·季托夫 著

李 通 生
张 福 生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79千字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 册
ISBN7—80053—196—1/1·073
定价：2.40元

一个富有的人

书也和人一样，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现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的经历，可以说是惊人的。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青春》杂志编辑部负责初登文坛作家工作的责任编辑放在我桌上一部非常奇特的手稿。字写得还清楚，但笔迹起伏跳跃，象发神经似的。稿纸已经变黄，边角也翘了起来，扉页上盖着好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印戳，这说明稿子已经辗转过几个编辑部，不止一次退过。值得花时间吗？我甚至对送稿来的编辑讲出了这样的想法。

“您还是读一读吧，”他坚决地说，“哪怕只读一章，或者几页也好。如果没意思，我们就退还给作者。”

编辑部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喜欢动脑筋，善于从每天投来的大量的诗歌和小说中挑选出所有生动有趣的稿子。虽然作者的名字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当时还说明不了什么，但那奇怪的字迹是绝对不会引起读它的兴趣。我把稿子带回家，说实话，我是很不情愿地打开揉搓得很脏、边角弄皱的硬纸皮封面的，可是一读起来，就再也放不下，直到读完最后一页。

稿子较生嫩，凭良心说，是粗糙的。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学方面还缺乏经验。但小说却渗透着一股活生生的激励人的生活气息。读这样的小说不可能不激动。读到最后，你

的眼前就会站立起一个当代苏联青年的形象。读者，你会感到他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好朋友，他的命运绝不会使你无动于衷，你不仅了解了他，还会爱上他，以他为骄傲。

在那封简短的附信中，作者只字未谈自己，也没有任何说明。仅留下一个能与他通信的地址。我们给他写了回信，说编辑部对稿子感兴趣，并邀他在方便的时候来莫斯科。

几天以后，编辑部里来了一对可爱的年轻人。姑娘腼腆地自我介绍说：

“我叫丽塔。”

她的同伴用洪亮的近乎军人的声音说：

“我叫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但他没有伸出胳膊同我们握手，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没有胳膊，安的是假肢。

奇迹出现了，我们读稿子时喜爱上的那个主人公的形象仿佛就体现在这位体格健壮、容光焕发的小伙子身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位刚刚起步，还鲜为人知的作者能写出那么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作品，为什么那种贯穿全著的在文学上称之为要素的东西体现得如此强烈。我们明白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讲的是自己，是切身经历，是年轻可爱的、不顾一切做他终生伴侣的姑娘，讲的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这位年轻人的命运，就象他的书一样的的确是令人惊奇的。出生在沃罗涅什州一个农民家庭的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矿业中等技校毕业后，进了顿巴斯一个新建的煤矿，当了技术员。

有一天，他所在的矿井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一辆装载着煤的矿车脱了轨道，撞断了高压电缆，造成短路。于是电火花顺着电缆朝变压器迅速烧去。站在旁边的弗拉季斯拉夫

·季托夫当时还年轻，但已经是经验丰富的矿工了，他很明白，如果火舌烧到变压器，立刻就会引起爆炸，几十名同志将永远埋在地下。切断电源已经来不及，为了避免这场严重的灾难，这位矿工技师扑向了配电盘，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几千伏的电击。爆炸没有发生，可是电缆仍在燃烧，这位矿工又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将火压灭了。

险情排除了。赶来的同志们找到矿工技师，起初大家以为他停止了呼吸。被灾祸吓得惊慌失措的矿工们把他那一动不动，烧得惨不忍睹的身体抬出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就这样人们把这位勇敢无畏、挽救了他们生命的人抬上了地面。

医生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抢救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生命，连续给他做了几次手术，截去了双臂，右腿也受了严重烧伤，但总算保住了。医生们高超的医术和患者的坚强意志终于赢得了胜利。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吟诵着西蒙诺夫的诗句：“死神奈我何”，终于活下来了。然而他走出医院的时候却带着严重的残疾，腿跛，失去了双臂，象常说的那样，是齐根截去的。这样的严重残疾，是无法挽回、无法补救的。

但这位刚强、坚毅、一往无前的人一刻也没有喘息，立刻投入了寻找广阔积极生活道路的斗争。然而一个失去了双臂，甚至都无法安活动假肢的人又能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呢？

可是他的朋友们亲眼看到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如何创造奇迹的。还在医院的时候，浑身缠满绷带、强忍着超人巨痛的弗拉季斯拉夫，就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未来。回矿井，重操旧业的道路已被堵死。别说回矿井，就是最轻便的工作，没有双手怎样做呢？在痛苦的思索中，他不止一次想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建树的功勋。他丧失了行走的

1971/11/09

能力，甚至双目失明，奥斯特洛夫斯基仍然积极地生活和工
作。他开始写作，他心灵深处有一个“用语言点燃人们心灵”
的愿望。作家的职业吸引了弗拉季斯拉夫。在朋友中间，他
是一个不错的讲故事能手。可是无法握笔，无法按打字机上的
键盘，又怎么写作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季斯拉夫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举动：他试着做起来……用牙叼住铅笔，摆动脑袋写。只
要做，就能成功。他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练习。他一个字
母，一个音节地练习，这些音节渐渐地联成一个词，联成了
一串句子。他要比一年级小学生困难得多，要知道，把头低
低地俯在纸上，甚至连自己写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只得
凭记忆移动铅笔书写。这就是那种奇怪的、象发神经似的大
字体的奥秘！

《青春》杂志的编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了作者讲述
的不平凡的故事。这故事质朴无华，充满了力量。讲到自己
所建的真正的功勋时，年轻的作者用的是最普通的语言，就
象讲述一件理所当然，极平常的小事一样，没有华丽的词藻，
也没有激昂的感慨。而幽默，顿巴斯矿工们那种特有的淡淡
的民间幽默又给他的故事增添了情趣，他说：“要蹦，要跳，还
要歌唱。”

的确，《死神奈我何……》这部中篇小说在我国到处都受
到极为热烈欢迎，已成为当代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它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作者向往着作家这个职业，一
个字一个字地写作，就象在自己人生的素绵上刺绣一样，讲
述着自己、自己的妻子——丽塔，一位成为他终生伴侣的好
姑娘，讲述着那些在他困难时刻支持和帮助他的团员朋友们，

他就是这样创作出了自己第一部文艺作品，鲜明地刻画了苏联青年的形象和性格。甚至可以说，他用崇高的格调，为我们苏联人崭新的道德品质谱写了一曲赞歌，也恰似应验了“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句格言。

这部篇幅不长、朴实无华的中篇小说引起的读者反响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来信。这再一次证明，英雄主义题材仍将是我们的文学中具有生命力的题材，而苏维埃人——能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的战士和创造者，仍将是我们的文学的真正的主人公。

在看到这部短小、诚挚的小说取得空前的成绩时，我们也曾担心地注视着作者。因为文坛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憾事：成功地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到头来再无建树。这种人将毕生搜集来的生活素材全部倾注在一部作品中，而后面面对一纸空文，突然醒悟到，再没什么可写的了。对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来说若是这样，自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没有受过系统文学教育，又因重残不得不脱离以前的矿工生活，他同样也会陷入这种境地。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了一段时间，《青春》杂志编辑部收到了一部篇幅不长，但很富有诗意的短篇小说《凤头麦鸡》。《青年近卫军》杂志又发表了他随后写的《草原上的针茅草》，此外，《青春》杂志还收到了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第三篇重要作品《分界线》。在这部作品中，他已经是一个以具有自己独特手法、独特见解、对生活有自己观点的作家身份出现了。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是个幸福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举办关于他的作品的读者座谈会时，

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而寄给他的信也是源源不断，有增无减。

这些信件是集体或个人对他作品的反映，是读者座谈会的意见，是对主人公和活着的原型——作者的勇敢行为的赞扬，同时也证明，苏维埃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能建立这样的功勋，才能为了同志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

在许多封写给年轻作者的信中，人们真诚地请求告诉他们，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活困境中该如何做。伤残人问怎样才能在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建设大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父母们要求回答如何教育子女。少先队员、中小學生、大学生们则认为季托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他们树立了生活的榜样，并对作者倾诉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感谢您的存在和您的著作。您的拉赫马特”乌兹别克的一位读者在信中这样说。

“您向原子时代的花花公子们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保尔·柯察金。”沃洛格达市十七岁的丽塔·斯米尔诺夫娜写道。

“感谢你，感谢你们这一代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多尔古舍夫这样说，他是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现在享受特等退休金。

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作品，主要是第一部中篇小说，早已跨出了国界，他的主人公正历游全世界，向异国人讲述着苏联人崭新的社会主义品质。天涯海角，处处在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大量的来信中，许多信封上贴的是外国邮票，读这些信，不只是收信人，任何一个拿到这些信件的苏联人都不能

不激动，不能不感到骄傲。

“……我是另一种思想和信念教育出来的人，”伦敦的桑杰斯·巴尔特罗普写道，“如果我是在报纸上读到您的事迹，那我会断言：这是赤色宣传。可在我读了您的书之后，我不能不说，这是真实的。”

“我读了您的中篇小说的法译本。请把我看作是您的朋友吧。”法国读者丹尼尔·克拉克从图卢兹写信来说。

“……请接受来自另半个地球的崇高的敬意！”这是乌拉圭的读者发自蒙得维的亚市的感慨。

民主德国的施米特一家写道：“你们是令人惊异的人。你们是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

信件，信件，信件！可以摘引源源送达的信件，它们不仅仅是对季托夫作品的承认，也是对苏联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敬重。

作者现在又怎样了呢？他的作品已广为人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在做什么？有没有变化？他会不会象文坛上常出现的人那样，刚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就骄傲自大起来了？

从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来看，我可以无比欣慰地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在他身上不会发生……他的家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弗拉季斯拉夫、他的妻子——他的挚友和助手丽塔，关于丽塔，科斯特罗马市的年轻战士弗·罗季奥诺夫曾在信中渴望地说：“我们能为自己找到象您的妻子丽塔那样的姑娘吗？”

我要高兴地告诉读者，生长在这个和睦家庭中的女儿塔涅奇卡已经快中学毕业了。我还可以高兴地证实，她是个非

常聪明和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弗拉季斯拉夫在自己的新天地里不知疲倦地奋力耕耘着。共青团的朋友们为适应这位不平凡作家的需要，专门制做了一架特殊的打字机，他可以用牙叼住一根小木棒工作。这些发明家，青年团朋友们还为他制做了一部电话机。弗拉季斯拉夫可以托住听筒，还是用那根顶部套着橡皮套的小木棒，拨所需要的号码……

文学界有一种迷信观念：没有搁笔的作品不能披露，否则会把主题吓跑。所以我只能透露：弗拉季斯拉夫正在为《青春》杂志写一部关于苏联人当今的问题和他的亲人矿工们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

苏联工人阶级情同骨肉，弗拉季斯拉夫·季托夫生活在自己国家生机勃勃的沸腾生活之中。而所有这一切又使他有理由宣称：“我们的家庭有众多的朋友，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我们这一巨大的财富。我和丽塔是非常富有的人。”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们精神财富的生动的写照。

鲍里斯·波列沃依

第 一 章

1

独自一人呆在空荡荡的家里，塔尼娅总觉得很难受。今天更是如此。她休假已经是第二天了，可谢尔盖的假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批下来。这个月到底能批准他吗？弄不好，等她把自己的二十四天假都消磨完了，该上班了，才轮到谢尔盖在家打发假期……

塔尼娅等待着。她的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手摆弄着短短的额发。她把头发捻成细缕，缠到食指上。等把额发全都缠成圈后，又慢慢地将它们散开，接着又缠起来。这已经成了习惯，她一直想改掉，可就是改不了。只要一有什么心事，手就不由自主地朝头发伸过去。起初，谢尔盖总是开玩笑地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决策世界大事吧？后来也习惯了，甚至他自己也缠起额发来。传染上了！

“难道又是空盼一场？”塔尼娅想，“多少年啦，一直盼着能一起出去度假……”

塔尼娅望着窗外，眼巴巴地等着……谢尔盖准是一进门就说：“假设批下来……你知道，工作太忙。”

那她就会说：“我就知道会这样。你呀，谢尔盖，真窝囊。”

他又会说：“塔尼娅，我饿了……”于是她就回答说：“自己去端着吃吧！你知道，我在休假。我有休息的权利没有？”

这一切塔尼娅想象得那么活灵活现，眼睛里竟然流出了泪水。

2

今年春天来得早。平日在矿工新村僻静的小街上成宿狂吼的暴风雪突然低沉下来，没了气力。太阳好象生怕触怒白茫茫的严冬，胆怯地从乌云里露出笑脸。严冬真的发火了。一夜间的暴怒，屋檐下挂满了冰凌，坑洼处淡白色的薄冰在行人的脚下恶狠狠地发出嘶裂声，矸石堆上也冒出了刺骨的寒气。

太阳的胆子又渐渐大起来。浮云慌张了，匆忙逃走，天空绽开笑颜，太阳将暖融融的阳光就势洒向寒冷、沉睡的大地。山谷那边，一只鸟，仿佛刚冲出樊笼似地在歌唱。那鸣啭声直冲云霄，继而又变成渴望春光的哀鸣。

一位额头前垂着稀疏刘海儿的姑娘停住了脚步，它敞穿着大衣，眯起眼睛在空中寻找云雀，不知向着什么微微一笑，而这笑容就这么一下子留在了她那仰起的脸上。

春天也来到了矿井的通风口。饱含着泥土气息的空气仿佛是在狂转着的风扇前停住，犹豫了一下才一头钻进阴暗潮湿的通风管，闯入巷道，沿着各掌子面飘来荡去，撩拨矿工们的心扉，使他们油然升起一种甜滋滋的，对太阳、对湛蓝天空的眷恋情感。

谢尔盖·彼得罗夫雄赳赳地歪戴着安全帽，在巷道里走着。他那架式，好象只要有人喊一声：“跳啊！”他就会跳起舞

来，舞姿急速，欢快而又古怪。

谢尔盖急匆匆地走着。这倒不是出于工作需要，不是的。只是受着某种无以名状的欣喜之情所遣。他恨不得一下子升到地面，好好地看看那可爱的太阳。况且工段长的抽屉里还有一张签了字的准假书在等着他。

谢尔盖用靴子尖挑起一块石头，甩了出去，笑了。他想象着：塔尼娅准会两手一拍，展开双臂，高兴得手舞足蹈，随后便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一边笑，一边大声嚷：“让我好好亲亲你这个小冤家，行吗？”

等那股兴奋劲儿稍稍一减，她就会坐下来，又开始憧憬即将实现的旅游。当然，她少不了又要把头一低，问道：“万一你的父母不喜欢我怎么办？”

“她干吗总为这个问题苦恼呢？”谢尔盖思忖着，“她，塔尼娅，会不招人喜欢？谁能不喜欢她？爸爸妈妈吗？这根本不可能！老父亲会高兴得左眼不停地眨，笑得露出两颗闪闪放光的门牙，就象胜利节前擦得锃亮的勋章一样。他会说：‘你们瞧呀！我的大小子找了一位多漂亮的姑娘！’”

巷道的深处隐约透出一线光亮。暗红色的光映在湿漉漉的铁轨和倾斜的支架上。磁性起动机争先恐后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小水泵嗡嗡作响，一根根细胶皮管憋得鼓鼓的，水珠四溢。谢尔盖朝工段配电站又走了几步，惊奇地收住了脚步。装煤口那边有人在唱歌：

顿巴斯啊，我的顿巴斯，
愿你繁荣昌盛，
我亲爱的顿巴斯……

唱歌的是挂车员，这支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歌曲还是在谢尔盖的心中引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反响。要是换个场所，他也许不屑一听。可是在这儿，在这三百米深的狭窄的巷道里，这支歌却意外地深深触动了。仿佛这股无意中钻进地下、混杂着霉烂和瓦斯臭味的春天气息突然勾起了他对宽广无垠的大地和恬然幽静的远方的向往之情。

于是，谢尔盖的胸中又升腾起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宽大的绿色地毯不知从何处飘浮伸展开来，上面密密丛丛地布满黄色的斑点儿，它们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带着微微的响声。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和风吹拂下，轻轻摇动着的一朵朵鲜黄的蓬松的小花。它们突然不动了，胆怯地期待着，小心地谛听不祥的沉寂，忽又被从空中骤然压下来的伞兵的黑影吓得四处逃散。

“这情景我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呢？”谢尔盖竭力回想着，“噢，对啦，是在部队！对，没错儿！是复员前最后一次跳伞……”

他想起，在着陆前的一刹那，他看到自己穿着沉重士兵靴的双脚。脚下的青草在随风摆动，野菊花婷婷摇曳。转眼之间，皮靴就会毫不留情地踏倒几棵柔弱、蓬松的小花。他似乎感觉到了那些花朵都是生灵，它们都想避开死神，然而却无能为力……

“唱的都是矿工的歌……”这仿佛来自梦境的歌声从巷道里飘到了他的耳边……

……大地的引力是无法抗拒的。两只脚猛地触到了地面。谢尔盖笨拙地跳了一下，松开手里的伞绳，闭上眼睛，扑倒在地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挂满露珠的草坪上。花枝的茎

杆咔咔的折断声，一只蟋蟀象是抽泣一样长鸣了一声，随即便没了声息……

猛然响起一阵铃声。

“……拉钢缆喽！”挂车员冲着话筒大声喊。

身旁在滴着水珠。“水珠！”谢尔盖微微一笑，“它也一样，往井上升。”

他手脚并用地挤过掌子面，不由得又想起在部队的一天。他把踏断的野菊花带回营房，一共有七枝。这些花在战士们床头柜上的磁杯里插了很久。

“就是那个时候我收到了塔尼娅的信……还有一张照片！”

塔尼娅照的是张侧面像，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嘴角挂着微笑。她在信中写道：“第三个春天来了，又去了，可总不见你回来。我都等急了。谢辽什卡！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呀？我真的都想不出你的模样了。这不好，对吗？你还记得你曾问过我：‘你等得了吗？’可是当时你自己却不相信地笑了。你现在还怀疑吗？当心点儿，你要是总这样，我就偏要嫁给别人让你瞧瞧！”

“那我就给那个人点儿厉害看看。”谢尔盖笑了一笑。

“摇一摇一绳！”从上面传来喊话声。

输送带的链条绷紧了，试着动了两下，拖着大煤块转动起来。

谢尔盖爬进工作面，一台联合采煤机正在工作。

“怎么样？”他尽力压过隆隆的噪音，扯大嗓门问一名

① 谢辽什卡是谢尔盖的爱称。

工人。

“还可以！”对方亲切地笑了笑，黑乎乎的脸上露出一排白牙。

“要是车皮能保证，我们可以打连班，哪怕破车也行啊！”队长雅茨科插了一句。

“矿车调度室科长答应给你们这个掌子面拨一百辆车皮！够吗？”谢尔盖问。

“够啦！”队长高兴起来。

谢尔盖冲着一名工人点了下头，问：

“新来的？”

“中学毕业时就吵着要来我们这儿。这下进了矿工大学……”

老矿工的话里含着善意取笑的意味。

“他怎么样？顶得住吗？”

“跟你说实在的，”雅茨科慢吞吞地说，“这小伙有出息。他跟这矿井有缘分！”

“有什么缘分呀，彼佳大叔？”谢尔盖也开玩笑说。

“谢辽什卡，你别笑！这小伙子，就是水浇到他脖子上，甚至开不出工资，他都不会甩手不干。他疾恨厄运！他总是说：‘我要制服厄运！’这不是，有人嘲笑他。可我相信，怎么能不相信！他父亲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个倔强人，四六年为抢救一台割煤机……机器保住了，可他自己……看到探井那边的方尖碑没有？测量员们说，就在那儿，在那下面，他被压在四百米深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兵，可他的墓地……又有谁说得出在哪儿……”

矿工用镐使劲刨了一下，调整好矿灯，发狠地打起支架